

# 株洲日报

ZHUZHOU RIBAO

## 神农周刊

2025年6月15日 星期日

乙巳年五月二十 第24027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 烟火老君潭

钟小山

从攸县城依衡路出发，沿S315向西驱车18公里，便抵达攸县西部的桃水镇。这里因盛产优质无烟煤而闻名遐迩。穿过桃水大市场，沿着乡道北行约三公里，老君潭村便映入眼帘——这里曾是老君潭公社的驻地，如今隶属桃水镇。

老君潭村的主街南北走向，静卧在清江西岸。有一条不足五米宽的街道，仅有小车和拖拉机可以通过。街面铺满大小各异的青石板，高低起伏间，将岁月的痕迹镌刻其上。街道分上街与下街，四五十户人家聚居于此。街道两侧的房屋错落有致，新旧交织，却都保留着昔日经营的印记；可拆卸的木板、木制售货窗，造型别致的直型或曲型铺台，甚至部分门板上还依稀可见褪色的店铺名号。下街中部，一座红石砌就的拱形桥横跨清江，连通东岸通往睦塘方向。清江在此拐了一个S型湾，河水清澈见底，水流平缓，造就了下游一处深邃的水潭。相传太上老君曾在此现身，“老君潭”之名便由此而来。由于有清江滋养，老君潭四周土地丰沃，灌溉便利，物产丰盛，是一个较为富庶的好地方。

沿着仄仄街道，穿过上街，来到下街，站在红石拱桥上眺望，街东的吊脚楼沿河而立，枕水而居；街西的房屋依山而建，背靠青山。独特的狭长地形，让这些街院蜿蜒曲折、高低不平，却也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在这里，邻里交谈声清晰可闻，饭菜香能飘满整条街巷。每当有哪家烹饪美食，邻里老少都会欣然共享，尤其是孩童们，会端着碗自发围坐桌边，等待美味上桌，欢声笑语间满是温情。制作艾叶粿、红薯粿，或是炸制花片、糍子时，街坊邻居更是齐聚一堂，半条街都沉浸在美食的香气里，无需多言，默契尽在其中。

往昔的老君潭村热闹非凡，百货大楼、学校、卫生院、邮政所、食品站、农机站、打米厂、理发店、照相馆、铁匠铺、豆腐坊、榨油坊等一应俱全。理发店老板姓谭，一身老蓝布衣，腰间系着布手巾，说话轻声细语，动作也轻巧。他是祖传手艺，一套刮脸、剪鼻毛、掏耳朵、捏肩膀等流程下来，令人彻底放松、昏昏欲睡，特别舒服。照相馆老板个子高大，他的摄影棚设在一个阁楼中，背景可自由切换海景、长城、城堡等。单人照、合影照、儿童照样样精通，黑白、彩色、冲洗、放大都是一个人搞定的，特别是抓拍儿童照可谓一绝。外地客户还负责邮寄。然而，随着政府机构等迁至桃水镇，且攸衡路未途经此地，这条承载着无数记忆的小街逐渐归于沉寂。不过，每逢圩日，这里便会重现往日生机。周边村镇，甚至衡东草市、长岭的人都会纷至沓来交易。街道上人头攒动，商贩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车辆的鸣笛声、自行车的铃铛声、牲口的号叫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即便到了下午一两点，仍有赶集的人陆续赶来，想趁便便宜回去，此时商家才收摊开始清点一天的收入。只是如今，这样的热闹场景已难得一见。赶集的人群多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或外出打拼，或习惯了网购生活。

漫步如今的街道，清江的河风依然是那么清新，仰望青天一线，阳光照在青石板上深陷的车辙、斑驳的老字号挂牌、闲置的曲尺柜台、褪色的门板、布满灰尘的算盘，还有挂在门后的酒斛、酱油斛，都在无声诉说着老君潭往昔的繁华。那些深藏于记忆中的烟火与喧嚣，永远不会消散，成为这座小村庄最珍贵的时光印记。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重修后的关王庙。大革命时期，这里曾经是醴陵北二区农会会址

关王村革命烈士陵园竖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 醴陵，藏在“山水洲院”里的浪漫

李安

春风三月，莺飞草长，阳光明媚，邀三两好友，出户漫步，享受大自然的盛意，不负大好年华，好不惬意。

与友横穿醴陵城区，但见人山人海，处处忙碌喧嚣，一派繁华。日浸其中，劳辛奔促，委实不堪其意。今日得闲，静待寻思，方知宽城也是很好的休养之地，于是尽情地亲近那“一水，一洲，一山，一院”。

所谓一水，即为湘江支流——渌江，反南唐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而行之，突显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江水如碧玉带环绕瓷城飘西而去，令南来北往的人众大开眼界，慨叹神奇异数，能得一见，三生有幸。

两岸风光带，雕栏画壁，绿草连茵，芳草萋萋，人人步履从容，流连忘返，个个指点风光，谈笑风生；凭栏展望，碧波灿灿，藻荇随流，渔帆片片，点缀江心，偶见船头人影晃动，风传笑语语声，可以意会渔人收获之乐，不禁沉浸其中，与之有同欢之感。更有五桥飞驾，水障变通途，东西城区齐进共荣。每座桥都是一部历史，每座桥都见证着城市阶段性发展历程。从麻石“渡公桥”到醴陵大桥，从西山大桥到江源大桥，再到人行拉索桥，一步一个脚印，一桥写一段辉煌，前进着的瓷城倩影全都铭刻在渌水深处，散发出淡淡清香。

依山踏歌而游，走上古老石拱“渡公桥”，桥不过半，便得一洲，因明朝《一统志》载有“洲过县门前，醴陵出状元”，故得名状元洲。其上亭台楼阁，古香古色，翼然凌霄，述说着悠久的洲岛历史、浓厚的文化底蕴；苍松翠柏，亭亭而立，“绿”“肥”“红”“瘦”，楚楚动人；流泉潺潺，鸟鸣嘤嘤，确是城中闹市难得的静境，沐浴其间，真正能体验到“白云深处一仙家”的超旨。复看洲上人如织，吹拉弹唱，此起彼伏，悠悠扬扬，悦耳动听；玩球下棋，跳舞练拳，三五成群，专心致志，乐此不疲；湖边垂钓，垂竿坐守，目定神凝，一如高僧，不为外界所动。动者如斯，静者如兹，各得其趣，我们入得此等乐园福地，个个心旷神怡，陶然忘返，美不思归。

待到云开雾散，上下澄澈，我们已至状元阁门前，只见门上联语映入眼帘：“绮阁近西山，拭目相看红拂墓；渌水开宝镜，照形恰在状元洲。”联语已概其情形，于是拾级登阁，朗朗平眺，田畴空阔，绿野绵延，工厂林立，楼房高耸。阁下渌水二分，沿洲奔泻，过桥之后融为一体，至此一路滔滔，似乎要将洲上的快乐传递他乡。

顺势而望，一山豁然目前，此即联语所说的西山，瓷城的脊梁。由北上山，我们瞻仰了左权将军雕像，诵读着朱德总书记的诗句：“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不禁潸然泪下，滋生敬仰之情。行至谊园，樱花烂漫，春风扑鼻，沁人心脾。

忽然，人声鼎沸，原来不知不觉中已到李改殿，李改——花炮祖师，将火药要成绚烂多姿五彩缤纷的烟花爆竹行销且享誉海内外。我们随着众人步入殿内，看罢花炮文化长廊，熟悉花炮生产的十二道流程和七十二道工序，沐染醴陵花炮思想，享受烟花美学艺术，深深地佩服先人的创造智慧，由衷地感谢先人带给后人的无穷财富。

出殿，乘兴而上神佑楼，极目远眺，瓷城盛况尽收眼底，竟然诗兴大作，出口而诵：“神佑楼头抬望眼，西流渌水抱瓷城。五虹争送兴城史，一岳坐听变福音。文峰频点头春秋，梦院常招志士行。不尽江波飞逝去，殷勤笑着我微吟。”漫游之际，目不暇接，美景历历；耳不暇闻，故事连连。听红拂女慧眼识英雄，听李太白“捉三尺剑莫金瓯”，听左权将军叱咤风云战场……都是侠骨女子、血性男儿，谱写着醴陵壮美的诗篇、殷红的历史，激励着人们并时而进，乘势而进，壮心不已。

下到山腰，古木参天，繁荫蔽日，幽深静谧之中一院藏隐，此即渌江书院。醴籍书家李铎题匾，苍劲潇洒，陡见书院活力。门悬一联：“恩承北阙，道接东莱”。尽露书院与儒学、理学的渊源。史书记载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栻、吕祖谦数度前来传薪讲学，故湖湘之学源远流长，一脉绵绵。入院院来，始知书院培植了李立三、宁调元、左权、陈明仁、蔡中熙、宋时轮、傅能湘等英才志士，延续了千年文脉。更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山长左宗棠主讲书院时“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传世名联得遇重臣陶澍而声名鹊起，飞黄腾达……历史悠悠，人才辈出，书院传承，思想永恒。

看过了“一水一洲”，行过了“一山一院”，体味到身边“美景良辰正正好”，禁不住“收拾闲情犹未了，临风着意敲诗稿”。



横跨渌江的渌江桥(当地人称“渡公桥”)，以及江上的状元洲

## 关王山上杜鹃红

唐雪元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位于渌口区仙井乡关王村的关王庙，山上有一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关王庙。1927年2月3日，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来到关王庙，并在此召开了农会骨干会议，为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随后，关王庙成为醴陵北二区农会会址，是农民组织武装起义和对土豪劣绅及团防局进行斗争的重要场所。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将在北二区内被捕的中共党员及农会积极分子数百人聚集关王庙附近的关王坝前进行杀害，一坝之水染成赤红。

此山此庙，见证了革命先驱们真正用行动诠释“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与壮志。正是因为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漫漫征程才步履铿锵、坚实有力。2011年1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关王庙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一)

巍巍关王山，血色杜鹃年年绽放如燃烧的火焰。在青松掩映处，关王庙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一位革命先辈的名字——唐金斗。这位30岁投身革命、历经血与火淬炼的农民自卫队战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诚。而他，正是我的曾祖父。

1925年9月，受毛泽东委托和安源党组织派遣，醴陵天福村(今属渌口区)人旷家喜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此人可不简单，1921年冬，毛泽东与李立三在安源考察并开办夜校，他便参与其中，成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骨干之一。

那个时代，投身革命需要非凡的勇气。不仅物质上被彻底匮乏，精神上压力沉重，而且身旁的屠刀总是若隐若现，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可面对黑暗的现实，面对时代与时代的召唤，还有一批热血青年放弃个人享乐，勇敢投身于危险而壮丽的革命洪流中。旷家喜回到家乡后，迅速在醴陵北二区关王庙(原鸿山乡芦下桥、油洲村一带)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农会、发展党员力量。在此期间，我曾祖父的弟弟唐金斗当年接受过私塾教育且满怀革命激情，很快成为旷家喜的左膀右臂。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祖父既成了革命的“闯将”，自然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发展身边可靠的同志加入革命队伍。在他的引见下，曾祖父唐金斗也参加进来，并积极投身火热的革命洪流，不久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祖父加入共产党后，不久在旷家喜的领导下组建了株洲县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关王庙支部，由他任支部书记，他们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武装发展农民自卫军。一时间，红旗漫卷，梭镖如林，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祠堂当土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减租，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

### (二)

1927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革命事业受到严重危害。这一时期，曾祖父兄弟与幸存的党员们经上级指示转入地下工作，革命火种得以保全。

枪杆子外面出政权。1927年8月，安源党组织悄悄组织队伍结合

曾祖父兄弟发展保存的自卫队发动了暴动，捣毁了醴陵北二区范围的反动政权，在今仙井乡千弓塘村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由张子意任区委书记，旷家喜任主席。不久，张子意设计指挥区苏维埃政府自卫队副队长的曾祖父兄弟，让他俩率自卫队截住由平江经浏阳来醴陵的李品仙国民党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的部分溃军，缴枪200多支，弹药20多箱，出现了农民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为了加强武装斗争领导，北二区在清水塘成立了革命指挥部，张子意任总指挥。

这时，曾祖父家里也热闹起来了，曾祖母率妇女们给农民队员烧水做饭、缝补衣裳，青壮年则杀猪宰羊、下塘抓鱼，孩子们到村口站岗放哨。老奶奶们还找来当地的土医生给受伤的队员治病。夜深了，队员们没有进屋休息，而是在堂屋借着火盆睡觉。大家深深感觉到，农民才真正是穷苦人民的队伍。

我记得爷爷唱过一首民歌：“扛起刀枪当农民，眼也亮来心也明；穷人是我家兄弟，富家是我对头人。反动官兵真可恶，专帮土豪搞剥削……有了农军帮一把，当家做主有良田。”爷爷说，这首歌是跟曾祖母学的。

白天，农民们在村子里写上了“继续斗争，再争光明”“农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等标语。他们不拿群众的一分一毫，特别有礼貌。临时休整时，他们帮着村民们收拾院落。很多人晚上睡在村民的房檐下，向村民讨口水喝。反动官兵真可恶，专帮土豪搞剥削……有了农军帮一把，当家做主有良田。”爷爷说，这首歌是跟曾祖母学的。

### (三)

1928年1月11日，安源党组织决定由溁沙乡人、参加过北伐的易足三与曾祖父等率领的农民自卫队攻打株洲团防局及国民党李品仙残部。

在当时，队伍中有这样的规定：同一场战斗父子同军者，子留下；兄弟同军者，弟留下。曾祖父作为大哥，命令曾祖父唐金斗留下，自己率队在11日晚开始偷偷地向驻守在渌口镇的株洲团防局所在区域挺进。

按战前统一作战部署，曾祖父所在的自卫队将作为攻城的主力，从侧面率先发起进攻吸引敌人火力并加以牵制，配合安源党组织秘密调派的主力部队一起攻下溁口。

既定时间到，趁着黑夜掩护，曾祖父带着队员们率先发起了攻击。可战斗打响后，却迟迟不见支援的主力部队到来。而另一方面，负责守城的李品仙部本是溃散之军，军心散漫。战斗刚一打响就误以为遭到了共产党大部队的包围，加上夜战心里发虚，遂弃城而逃。

天亮时分，败走的李品仙部与国民党另一部相遇后获知，支援攻打团防局的安源党组织调派的主力部队在来路上遭遇国民党军伏击。

“我们居然被一群农民自卫队打得丢盔弃甲，简直是奇耻大辱！”李品仙部气得暴跳如雷，两队一合计，调转枪口气势汹汹地重新杀回团防局。

曾祖父这边在敌弃城后迅速攻占了城楼，但由于迟迟得不到援军支援，人员严重不足，且没有守城的重武器，面对装备精良、携带有重武器的敌人联军根本招架不住。情急之下，作为党员的曾祖父主动申请退却，让其他队员先行后撤。诀别之际，他留下遗囑给曾祖父说：“共产党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

生命。”城破之时，曾祖父与留下来断后的队员在弹尽粮绝的绝境之上，拒绝投降，手握大刀奋勇冲上前与敌肉搏，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 (四)

曾祖父牺牲后，李品仙部怒火难消，见他是“叛队的头领”，下令残忍地将他们的头颅砍下悬挂于溁口城楼，以解心头之恨。

这一战，27名农民自卫队员壮烈牺牲，部分队员尸骨被亲友收殓。曾祖父与另18名牺牲的队员被李品仙部“特殊关照”，将他们身首分离的尸骨抛撒荒野。最后，当地杨家园村民不忍烈士遗骸如此受辱，不怕连累迫害，自发出资购买了棺材将他们一起合葬于溁口狮子山上，并用麻石立碑纪念。碑身上刻有“19人坟墓 杨家园群众立”等字样。

攻打株洲团防局失败后，北二区苏维埃的武装斗争又坚持了4个多月，最后伪县政府组织一次强大的攻势，集结全县武装并勾结株洲团防局，还有当地驻军一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二区进行“围剿”。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终因敌强我弱，农军作战失利，伤亡较多，不得不将武器埋藏，人员各自设法转移。1928年4月，易足三经浏阳辗转到达武汉。1930年秋，不幸被捕，随即被敌人杀害，时年31岁。

同时，作战失利后，引导曾祖父兄弟走上革命道路的旷家喜，在借门板会骨干转入外地分散活动后，自己留下继续斗争。1928年5月5日，被杀害于关王坝，连同他一起被砍头杀害的，仅中共关王庙支部就有240多人，坝中的河水被烈士的鲜血染红……

叔曾祖父唐金斗在被转移出去后，又继续在外地投入秘密的革命工作，但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进入“谍战”系统后，家人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至今不知其所终。关于他的故事，也无从考证，一切消解于春风之中……

而我的曾祖母，从此背上“共匪婆”的名声，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将爷爷、叔叔等3个子女拉扯大，临终含泪久久呼唤曾祖父的名字撒手而去……

### (五)

2012年，株洲市委及时回应民间对烈士尊重的呼吁，高标准规划、高效率推进，在当年众烈士遇害的关王坝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馆，在关王山上修建了一处庄严简朴、肃穆优雅的烈士陵园。正因此，曾祖父和他的18名战友的骸骨迁葬于此，而他作为队长，有一个单独修建的衣冠冢。

暮春时节，再上关王山。在半山腰的一处山坡上，我看到了曾祖父的衣冠冢。那是一座极其简朴的墓碑，青石上刻着“唐金斗烈士之墓”7个字。旁边是有名的“十九人墓烈士墓”，真正的曾祖父和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分彼此地长眠在一起，且都为无头之躯！烈士陵园的石阶被细雨洗得发亮。望着漫山遍野的红杜鹃，面对曾祖父的墓碑，我渐渐明白：真正的丰碑并不是用花岗岩垒砌的，而是如种在人心里的火种，总会释放出热量与光明。

血色杜鹃绽放于晨曦中，红色花瓣上凝着水珠，恰似革命先辈在革命道路上挥洒的血与汗。山风过处，松涛阵阵，仿佛在诉说战火岁月中的不朽传奇——在这里，一位共产党员、农民战士的信仰之花正灿烂绽放。